

中国文物序列

古代铜镜

赵从苍

主编

昭明

洪海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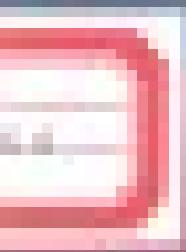


6.4

中国书局

卷之三

卷之三
化
經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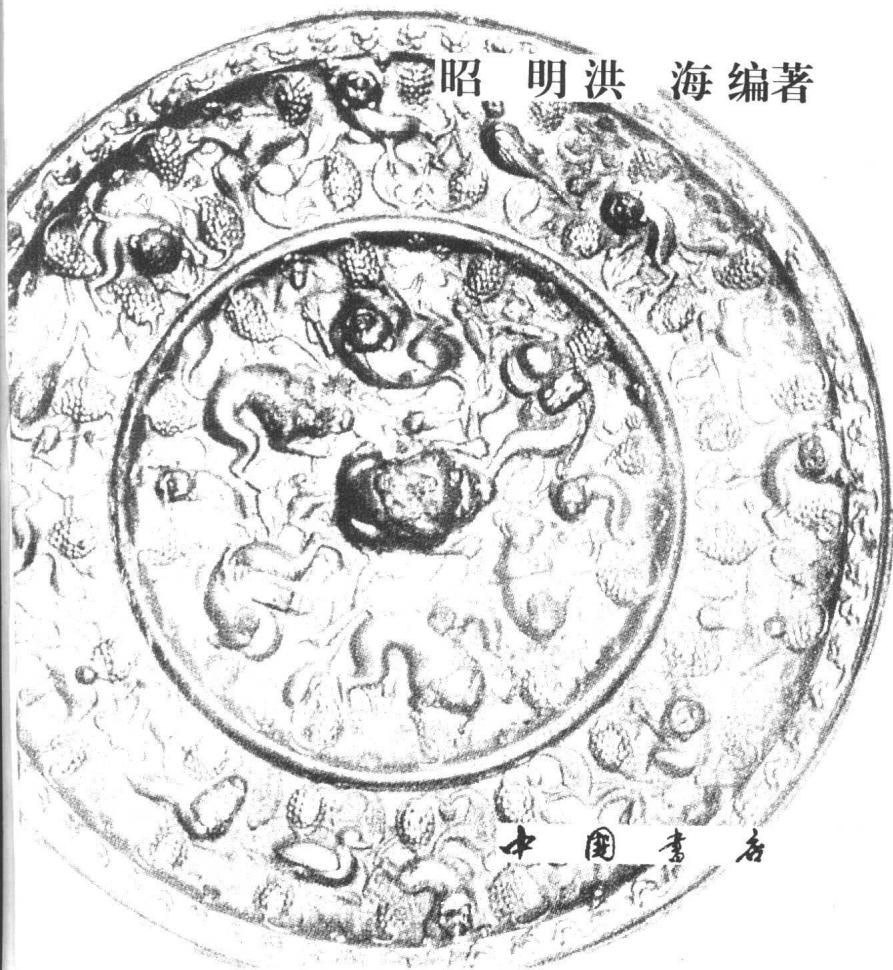
K876.4
2

中国文物序列

编

古代铜镜

昭明洪海编著



责任编辑：余志清

封面设计：齐斧

古 代 铜 镜

昭 明 洪 海 编著

出版：中 国 书 名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 57 号

邮编：100052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顺义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4 千字

印张：6

印数：0 001-5 000

书号：ISBN7-80568-770-6/G · 54

定价：11.00 元



商代铜镜



汉 鎏金「中国大」规矩纹铜镜

唐 珍禽瑞兽葡萄铜镜



唐 金银平脱花鸟铜镜



唐 螺钿人物铜镜



总序

在我们中国，对古代文物的研究，历史可谓久矣。儒家鼻祖孔老夫子，对欹矢的认定，即是对古文物功用的探讨；对“觚不觚”的感叹，发自对文物形态的认识；当“子入太庙，每事问”，反映了他对古代文物的全面爱好与学习的虚心。……然而专门研究古代文物，形成有较系统理论与专业方法的学科，一般认为完善于北宋时代，即所谓“金石学”的出现。其标志是两宋时期从皇室贵胄到百官士绅的丰富收藏和一批金石学专著。至清代，金石学发展到极盛境界，面世著作数以百计，研究的范围亦远远突破了金与石的范畴。当乾嘉小学即文献考据学与金石学结合之后，又使这门学问兴奋了一阵，获得了一批新的成就。但当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殷墟甲骨、汉代简牍、敦煌藏经等三大发现次第到来，主要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旧有的金石学，便日益暴露其学术弱点而显见其窘迫。

20世纪初，随着新思想理论的传入，随着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使得中国古代文物的研究获得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转机。考古学以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为基本方法，日益增多地借助自然科学测定年代手段，加之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众多历史遗存进行深入地认识，从而大大拓宽了学术视野，使得古代文物的功用与价值被深入地揭示。在考古科学指导下的古文物研究取得了旧金石学所无可企及的成就。

纵观中国文物研究的发展，金石学时期的丰厚的资料积累，及

其结合古文献作考据之贡献，功不可没。而运用新的思想理论以近现代考古学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则使古文物最终走出了精雅的收藏、雕琢的考据的狭小天地，而可能成为复原、构筑古代社会物质文化面貌的科学材料。尽管如此，现代的考古学对中国文物的研究，仍每每回顾金石学的成就，这是由于中国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基本特点所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文物研究，亦强烈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为在科学的意义上继承金石学传统，为体现以科学的思想理论与现代考古学在文物研究领域的成果，同时，为满足国民大众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不断提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的要求，为满足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文物研究收藏者、大学考古文博专业师生的研究、学习之需，我们推出了这套《中国文物序列》著作。

何谓“序列”？首先，它是一个立体的框架，反映着人类物质生活的序列化发展演进。恩格斯曾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没有一只猿手能打制出哪怕最粗糙的人的石制工具。他还论述过陶器发明、金属器的创制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毛泽东在《贺新郎·咏史》一词中，亦是以雄大的气魄勾勒了“石头磨过”、“铜铁炉中”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确是这样，打制石器加之木器、骨角器，伴随着人类告别了自然动物界，而组成人类社会；由用火而制陶，宣告了人类的定居生活与农业文明的出现；由制陶业对窑炉高温的追求导致了金属器的诞生，再有反映早期礼制的玉器制作，终于标志着人类跨进了社会文明的门槛；而中国上古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也的确是由铁制工具、武器所揭示的；……物质文化史的遗存，分散地、孤立地看，可能仅仅是一件件供人欣赏、把玩的“古董”，这样至多只能重复旧金石学的老路。而我们则试图让无数的文物组合成一个“序列”，石玉、陶瓷、金属、漆木、丝绸、皮纸……等等，单看是一个个专题的研究，综合起来则是一个立体的物质文化发展史的框架，从中必然地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这亦即是近

现代考古学的根本任务所在。

所谓“序列”，又在于它将各种质地的文物，看作是一个系统，而在系统之下，又别出各个子系统进行研究。简略举例言之：如陶瓷，它们同是“五行之艺”，土（粘土）、水（拌和）、金（胎釉之中金属矿物质、金属工具）、木（燃料）、火（烧成），但由于它们的本质区别，又可以进行陶器、瓷器的分别研究。如陶器，泱泱大观，则又可以根据功用、造型的区别分作器皿、瓦当、砖瓦、陶俑等几类进行研究。例如同属青铜器，可以进行容器、乐器、兵器、工具、铜镜等的分门别类研究。另方面，因为古代人们遗留的物质文物载体中，由于某些共同的要素，又可以进行跨质地的研究。例如：研究古代绘画，除了纸张画之外，还有帛画、漆画、岩画等；研究古代玺印，除了青铜质外，还有金、银、玉、石、骨、角、牙质，等等。所谓“序列”，在上述研究中，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分析与组合的关系，反映了一种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

所谓“序列”，还在于我们意识到，无数的历史文化遗存，它们无一不经历着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飞跃。人们在满足食居、繁衍的基本需求之后，即产生了美的需求（当然食欲性欲的满足是最基本的美的需求，但这是基于自然性的）。我们这个“序列”，就是要阐明各种质地、各种功用的文物，是如何体现其实用性，是如何体现其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完善结合，其间一部分（如书画）又是怎样演变成单纯的审美表现即纯粹的艺术品。对这一点，在旧金石学中实际已有认识，单从大量对古文物流光溢彩的赞颂即可得知。我们与之区别在于，研究的任务绝不停留在欣赏的层次上，而要寻找出产生这种“美”的基本动因，摸索表现这种美的发展脉络，揭示众多种类的文物上实用意义向美学意义的不断飞跃，探讨各个时代美学表现之中的政治的、宗法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化的，归根到底即历史经济基础对这一部分上层建筑精神文明领域的作用。这样对古代文物进行“序列”化的研究，将在新的高

度上拓展人们的视野。毋庸讳言，今天的文物研究，已难以回避所谓“市场”问题，尽管本《序列》几本书中仅有很少涉及，但我们认识到，这个“市场”问题，实质上是古文物价值尤其是审美价值的一种曲折反映，姑且亦可以从这一意义上意识到“序列”构成之一部分。

所谓“序列”，当然是指一部一部已付梓和仍在笔耕的若干研究著作的集合。但中国古代文物，其数量如天宇繁星般难以尽数，其包涵的时代的、文化的信息更是广博而难以穷尽；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无尽“序列”。这套“序列”，我们酝酿多年，作者们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在一本本书稿脱手之际，我们又觉得与自己的初衷，尤其是与日益问世的考古、文物研究的成果，有较大的差距，不免惴惴不安。我们面对着两方面严格无情的审视，一是万千年未祖先们，他们能容许我们研究的疏漏么？一是将要拥有的千万位读者，他们能理解我们面对厚重的历史遗产而必然暴露的浅薄么？在中国古文献中，较早使用“文物”一词的，有唐代骆宾王的诗句：“文物俄迁榭，英灵有盛衰”，抛却他那一点点伤感无奈的成份，对我们却是一种冷静的鞭策！是的，这个研究自然地是一个“序列”，我们在今日自知拙劣地站在这个位置上，切盼更科学、更瑰伟、更健壮的后来者，屹立于这个“序列”之中。

值此《序列》付梓之时，我和每一部书的作者，深切地感念无数的考古工作者、文博工作者，是他们提供了每一点滴的研究素材。深深地感激每一位对该《序列》书的编撰出版工作予以关心支持的同仁、师友，是他们催促我们奉献上这几片引玉之瓦。深深地感谢将读到这部《序列》的专家学者、读者朋友，感谢将要来到的各种宝贵意见。我们盼望《序列》绝不囿于已付梓的书页之内，而是形成一个爱祖国、爱历史、爱真理、爱科学的无尽的序列。

赵丛苍

1993年12月26日

前　　言

铜镜是古代人照面容的器具。据目前考古发现，具有照容功能的铜镜至迟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铜镜经历了三四千年的的发展，到清代乾隆以后，遂被玻璃镜所代替。

在铜镜的背面，多装饰有花纹，题材广泛，丰富多彩。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一种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工艺品。战国末年开始，镜的背面开始出现铭文。铭文内容广泛，书体多变，文体生动活泼，是我国文学、书法艺术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

铜镜和其它文物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同时，它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历史、文学、绘画、雕塑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和欣赏价值。很早以来，铜镜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宋、清时代的不少金石学著作中，就有对于铜镜的著录，清代还有铜镜专书问世。近代以来，中外学者们关于中国铜镜的著作更屡有所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铜镜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家基本建设和考古事业的发展，在西安、洛阳、长沙、南京、杭州、鄂城、成都、黑龙江、阿城等地有大量铜镜出土，其价值是过去传世铜镜所无法比拟的。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发表了不少专题研究文章，并有一些专书出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铜镜作整理归纳，从铜镜基本知识、铜镜的分期

断代等方面作概要叙述。盼能为文物考古工作者和考古文博专业学生提供工作和学习之便。由于资料占有和知识水平之限，书中缺错在所难免，尤其是有关铜镜文化的概念，尚属探索，仅是个粗浅的轮廓，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谨望读者多给予指教。

编著者

1993年5月

目 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章 概述 1

第一节 铜镜的各部位名称/1

第二节 铜镜的使用/3

第三节 铜镜的制造/14

第四节 铜镜的花纹赏析/28

第五节 铜镜铭文类析/52

第六节 铜镜的著录与研究/65

第二章 分期断代 67

第一节 西周及其以前的铜镜/70

第二节 春秋战国铜镜/74

第三节 秦汉铜镜/85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铜镜/114

第五节 隋唐铜镜/122

第六节 五代、宋、辽、金、元铜镜/142

第七节 明清铜镜/168

第三章 铜镜文化略说 175

第一节 铜镜文化的内容及演变/175

第二节 铜镜文化的功能特征/178

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铜镜的各部位名称

国古代铜镜种类繁多，以形制言，就有圆形、方形、亚字形、葵花形、菱花形、带柄形以及鼎形等等。铜镜一面光平，用以照容，是为正面；另一面多有花纹装饰，称为镜背。一般说来，镜的正面几无变化，而镜背装饰较为复杂，内容丰富。可以说，铜镜的文化内涵主要是体现于镜背的。尽管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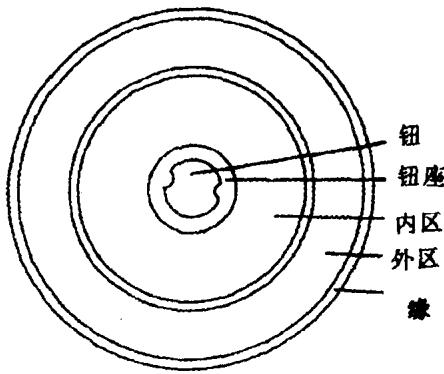


图 1

镜形制多样，但镜背的基本设置却有其共性。这里我们举最为常见的圆形铜镜，对镜背各部位名称按文物界通常的称谓作以介绍（图1）。

镜背的中心处有钮，有孔可以系带。钮常见的有弓形（又称桥形）、圆形、乳状、兽形等。大部分的钮下周围有钮座，如素圆钮座、方形钮座、连珠纹钮座、柿蒂纹钮座等。钮座外多饰有花纹或有铭文，有的花纹不分区，有些则分区，分区的通常为内、外两区，靠近钮的部分称内区，其外称外区。体现主要内容的纹饰称为主题花纹或谓之主纹，分区者一般以内区纹饰为主题纹饰。此外，有些铜镜饰有一至数圈铭文，多与花纹相配合装饰于镜背，称为铭文带。镜之最外边称为镜缘，缘或宽或窄，多高出子镜体，或光素，或饰有花纹或铭文。

第二节

铜镜的使用



镜的照容功能

尽管铜镜有许多用途，但照容却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因为只有当它能够照容时才是名副其实的铜镜，而一旦其照容功能被玻璃镜取代，其生命之路便也到了尽头。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铜镜的出现，也曾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有少女的“睹貌娇来”、“娇羞自看”（唐代镜铭），也有少妇“秋风起，侍前稀”（汉代镜铭）的含泪相思；痴男以“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唐代镜铭）来表达纯真的爱情；骚

拿不准，便分别问妻子和小妾，妻妾则是异口同声：“您已经很美了，徐公哪能比得上呢！”邹忌高兴之余也担心妻妾可能是自己人不夸外家人，又问刚进门来的一位客人，同样他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便趾高气扬地出门去了。不巧，路上刚好碰到了徐公，邹忌便仔细观察，回家后又对着镜子反复比较，终于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到底还是不如徐公美。这件事使他悟出：妻子因为爱他，小妾因为怕他，而客人则是有事求助于他，出口自然都是违心奉迎之辞，那么在其他的事上呢？他把这层道理讲给齐威王听，劝齐王虚心纳谏，决不可偏信溢美之词，更不能听了几番奉承语便忘乎所以。最后君臣协力使齐国富强起来，称霸一时。

在这里，铜镜的作用显然已远远地超出它的照容意义了。

铜镜的装饰品功用

铜镜除了照容以外，还可以佩挂在身上，作为一件美妙的装饰品。经我们考证，其装饰功能恐怕比照容用途开始得更早一些。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恶于王”。这里所说的鑿鉴当然不是礼器中鼎、簋、盘、匜中的盘，因为它显然不如酒具中的爵重要，所以郑伯这位郑国的国君便感到周王重视虢公而藐视自己，犯了小心眼，从此便与周王天子的关系疏远了许多。鑿鉴一词在《左传·定公六年》中也曾出现：“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那么鑿鉴究竟是什么呢？曾经率兵灭吴统一三国的西晋大将军杜预注释《左传》时写道：“鑿带而以镜为饰也，今西方羌故犹然，古之遗服也”。原来是把镜子系在皮带上当作装饰品，怪不得郑伯要犯小心眼了，因为装饰品确实不如爵贵重。

当然杜预对鑿鉴的解释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他知道佩镜曾经作为古代的一种服饰，并且在他注释《左传》时，西部的羌胡族人仍然有佩镜的习俗。有趣的是，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铜镜正